

· 独 幕 話 剧 ·

两社之间

陶 怡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• 独幕话剧 •

兩社之間

陶 怡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1956年 沈陽

52·080017·第一編

321.0 (4) 傳記

兩社之間

陶怡著

☆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陽市軍署街23號）

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出字第1號

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所發行

787×1092 1/32 · 1 1/4 印張 · 24,000字 印數：1—18,074

1956年6月第1版 1956年6月第1次印刷

統一書號：T10090·56

定價（5）0.12元

內 容 提 要

光明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李強，有着嚴重的本位主義思想。當着正在和他們競賽的前進農業生產合作社有了困難缺人手，準備求他們幫工時，他立即把正在晒麥子的社員集合起來，到七十里以外的地方去割羊草。那知當他把社員打發走以後，忽然陰雲四起、雷聲大作，馬上就要下雨。這下子他可慌了手脚，眼看正在晒着的上千斤的麥子就要糟蹋。前進社主任見此情景，更是焦急，為了保住國家的糧食，他馬上把自己社的席子拿出來，並動員全體社員幫助光明社蓋好了即將糟蹋的麥子。光明社主任李強被這件事深深地感動了，認識了團結互助的好處和本位主義的嚴重危害。於是召回了第一生產隊去幫助前進社。

人物：李 强——光明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，二十六歲。

刘 發——光明農業生產合作社第一生產隊長，三十二歲。

陈 祥——光明農業生產合作社第二生產隊長兼保管員，四十七歲。

李玉香——李强的妹妹，高小畢業生，光明農業生產合作社婦女生產隊副隊長，二十歲。

沙金蘭——李强的未婚妻，前進農業生產合作社婦女生產隊長，青年團副支部書記，二十二歲。

張兴國——前進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，榮譽軍人，黨支部組織委員，二十七歲。

時 間：一九五四年麥收的時候。

地 點：东北某農村。

布 景：在光明農業生產合作社辦公室的院子里。正面是辦公室，連接著一間后修起來的倉房。院里有樹，樹下搭着個小棚子，棚內有長凳。辦公室窗前立着一塊黑板。這是一個灼熱的夏天的中午，沒有一絲風，藍天上綴着一团团棉絮樣的云彩。場上一片寂靜，幕后不時傳來長長的鷄啼聲，可以看出是人們剛干完活回來不久。小棚子里、長凳上亂堆着一些水罐、麻袋之類的東西。

幕 啓：刘發光着脊梁，脖子上搭了一条手巾，正拿着一段粉筆背着观众在黑板上吃力地寫着，一边寫一边念出声來。

刘：光明社全体同志們：今天我們第一生產隊，勝利地完成了……不，光寫第一隊不好，顯着咱們自大。（边說边將一隊的字樣擦掉，又寫）我們社已經勝利地提前四天半完成了鏟趟……趟……鏟趟三遍大田的任务。現在，咱社已經挂鋤了。同志們！为了在愛國主义丰產競賽中爭取紅旗，为了打敗我們的鄰居前進農業生產合作社，我們還要努力加油干，把挂鋤的工作……

（台後李強声：“老隊長！麥子都晒上了嗎？”陈祥声：“快了。”李強声：“晒完了就歇着吧。”陈祥声：“唉。”）

（李強上場。他悄悄地走到刘發背後，在他的光脊梁上打了一下。）

刘：（怒）誰？（回身見李強，笑了）我当是誰，还是李主任，開完会了？

李：開完了。嗨，这天真是悶熱。（一手拭汗，一手用草帽搥風，看天）看样子……

刘：（擦汗）可不，悶的人喘不过气來，这要有个冰窖嘛，我非鑽進去不可。

李：哎！今头晌干的怎麼樣？

刘：（兴高采烈）你猜。

李：我猜？沒完。

刘：沒完？把人瞧扁了，告訴你，三垧地的高粱全干完了。

李：連鏟帶趟。

刘：那可不。一早起我就跟我們第一隊的人說：今头晌要能把这三垧高粱鏟完趟完，社里就按計劃提前四天半完成鏟趟任务，愛國丰產競賽，就能把紅旗爭到手，把前進社打敗，咱們第一隊也能鬧上个模范生產隊。大伙一听，劲头可足了，少歇一回不說，还晚回來半點鐘。这下子可全干完了。你看我們第一隊怎麼樣？

李：行，好家伙，有你的。你这脾气秉性合我的意，說了就做。这回，咱社的功劳簿上又得給你記上一大功，到秋模范生產隊当上了。

刘：嘿嘿。

李：嘿嘿啥？

刘：跟他們二隊賽沒劲，一个老隊長，手下一帮老弱殘兵。

李：又自滿了，这还有半年哪。刘發，这回夏鋤提前四天半，挂鋤工作就得提前六天，一點劲也松不得呵。

刘：提前六天？咱挂鋤計劃訂的可挺緊呐。

李：我叫它提前就提前。只要大伙劲头足，再抓紧點，就不成問題。（得意地）告訴你，才我上區彙報，區委書記把咱社好一頓表揚，說咱們打羊草的計劃訂的高明、有眼光。去年因为缺馬草，影响了生產，今年就得接受教訓，把草攢足。听他這麼說，我一鼓勁，又多報了兩万斤，原訂八万斤，这回湊了个整數——十万。

刘：嚇！表揚了？真不簡單，我尋思早把咱社忘到脖子后去了。

李：往后哇，縣干部、區干部就不能繞过咱們的大門口，專往前

進社大門里走了。夏鋤提前了，这回挂鋤工作再一提前，這杆紅旗不說十拿九穩也差不多。

刘：我就不服这个勁兒，一塊建的社，三年了，那樣比他們次？可是兩年紅旗都叫他們得去了，一想起这事心里就别扭。今年再不得紅旗，就得把我气死了。

李：（自語）這一春一夏，我使了多大的勁，才干出這些成績來，攤上這麼兩句表揚也挺不易呀。

刘：咱們鄰居怎麼樣，又受表揚了吧？

李：这回可沒有。

刘：是嘛，他們春起遭了虫灾，誤了鏟大田，這會兒三遍地又沒鏟完，憑啥受表揚。哼，開春他們社主任張興國当着社員吹大气，說：“我們前進社一定要保住紅旗，連中三元。”你看那個神气勁，又把在部隊當連長給小兵講話的架勢拿出來了，这回看他還神气不，遭了虫灾，啥都完了。

李：話不能這麼說，他們遭虫灾咱們不能在一邊打哈哈。刘發呀！你小伙子敢小瞧張興國，我還不敢小瞧他吶，別看現在咱們走在前邊了，要不再加把勁背不住還讓人家攆過去呢。

刘：攆過去？沒那事，干，挂鋤一天也不歇。

李：就是不能歇呀。（脫外衣，机密地）告訴你个事，听說秋后要并社。

刘：并社？叫咱們和隔壁前進社并？那能行嗎，這競賽正賽的熱火燎辣的，叫人打敗二年了，好容易要翻身了，又并，要并也得等咱們當上兩年模範再并。

李：并社是好事，可是咱們不是模范，人家是，就像咱們願意往模范身上硬貼似的。別人不說閑話，自己也覺着臉上無光，直不起大梁骨來。今年咱要把紅旗爭到手，那就和他們肩膀頭子一齊，不低氣啦。

刘：那可不，并了社，叫我低声下气的我不干。

李：我不求別的，臉面上下得去就行。（說着把脫下的外衣拿到窗台上去，窗台上髒，轉過身來搭在黑板上）噢？誰寫的？

刘：我。歪歪扭扭的也寫不好。（李強看完，擦掉）怎麼的，寫的不對了？

李：不是你寫的不对。你可要知道，今天上區彙報，咱們提前的事，我連一个字都沒敢露，要說了非惹出麻煩不可。

刘：怎麼？

李：隔壁前進社的情況你知道不？大田，十二三垧還沒鏟趟三遍，九垧小麥等着開鏟，他們那點人工、馬力能干過來嗎？區委要是知道咱們夏鋤提前完成了，那還不叫咱們幫工去呀，一幫工咱們今年可就又垮台了。

刘：叫咱幫工？这叫競賽，誰有本事誰使，別說活計緊，就是沒活計也不能幫呵，平常不競賽倒行。

李：这叫啥話呢，咱們能幫的地方还是得幫，可是自个的計劃不能因為他們受影響。

刘：咱們刨坑他們拔蘿蔔的事可不能干。再說，前進社那小麥可比咱的強多了，要真幫了他們，單憑小麥就得瞪着眼睛叫人家打敗。

李：小麥……咳！小麥咱是不敢和人家比呀。

刘：就冲这样就不能帮他們。

李：可是我答应張兴國把馬拉收割机借給他們了。

刘：你怎麼這麼办呢？这不成心讓人家打敗嗎！一会他來就說坏了，我答对他。

李：（猶豫）那……不，不能這麼办，小麥糟踢了可不行。

刘：那小麥可是真好哇，紅旗今年又完了。

李：你放心，我心里有底就得了。評模範得看全面，大田、副業他不敢和咱比，就憑打羊草這一項就压他們一头，小麥再强也强不那去。一会你把收割机擦擦油……

刘：擦油就行了，真坏了，那得大收拾，我整不了。

李：你別騙我，我还不知道你那心眼。听我的話，給擦擦油，呵？

刘：（無奈地）呵。

李：（拍刘發肩）發揚互助友愛精神嘛。你放心得，得不了这杆紅旗我李强大头朝下見你們。

（陈祥上。）

陈：这上千斤的麥子，好大一堆了，你上區開半截会就捎信讓把麥子晒上，上嘴唇下嘴唇一沾，說倒容易，那有家什呀？社里那几捆席子全鋪上还不够，連我那破被單子、破毯子都献出來了。依我看，咱那麥子不潮，湊合了。

李：湊合可不行，上級告訴一定要晒干，赶快往供銷社送。

刘：怎麼這麼着急？

李：就是緊急呀，送去好給修汽車廠的工人老大哥吃，不晒干，

叫人吃雪白面，心里下得去嗎。

陈：那是呵，你一發令，我們第二隊就赶快干起來了。可依着我呀，今个就不晒，我看这天不是好熱。

刘：（看天）熱是真熱，可准下不了雨就得了。

李：暴暴的日头，晒大半天就妥，早晒好早送去，爭个先。

陈：（坐下抽烟）嗯，你們都說下不了，也許下不了。主任！我們隊張宝德說挂鋤了，想請个假，叫我給問問，行不行。

李：請假？別以为像往年似的挂鋤就是放假，今年这挂鋤比不挂鋤还忙，計劃訂的緊哪，不能給假。

陈：不行我就告訴他一声。（欲下。）

李：你告訴他，正競賽，忙呵，往后一定給他假就得了。

陈：好吧。（下。）

李：你先給收割机擦擦油，完了就張罗馬的草料，打羊草要走就得赶快，訂了十萬斤，最少也得打十二萬斤，一定得超額完成任务。

刘：行，我包了。啥時候走你說吧，草料头兩天准备了，我們隊那帮干將也都知道。

李：那就明个一早走，限你一下晌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齐全，到時候抓瞎可拿你是問。一去七八十里，不像近，打十二萬斤草頂少也得八九天工夫。

刘：你交給我，沒錯就得了。（欲走。）

李：还有件事，你往下傳達傳達，挂鋤的事今天不許往外說，過兩天了今天明天怎麼說都行。

刘：（笑）我明白。我告訴老隊長，你告訴李玉香。

李：先把收割機整好。（下。）

刘：好吧。（搔搔後腦，進辦公室。）

（少頃，陳祥上。）

陈：唉！可把這麥子晒上了。

刘：（上，手提油罐）老隊長！

陈：你打那把這罐子油翻出來了？我藏的嚴嚴實實的，怕是你

們亂抓。跟你們生不了這個氣。你准給我翻亂了。（欲下。）

刘：沒，沒，別走，告訴你個事，主任發下話了，叫你告訴二隊隊員，咱社挂鋤的事一句也不許往外露，傳到前進社去可不行，輕了大會批評，重了記過。

陈：瓶嘴能塞住，這人嘴還能塞住，一個屯住着，不說人也知道。

刘：不能，咱們河東有地，他們河東沒地，有人問就說河東地沒鏟完。

陈：這可為的是啥呀。

刘：為……為的得紅旗唄。唉，你聽說沒有？今天區委把咱社好一頓表揚，說打羊草這計劃訂的高明、有眼光。你瞧好吧，紅旗跑不了啦。（欲下）唉！我們隊打羊草明天早晨就走，你可得把該帶的都給準備出來。（下。）

陈：行。（欲坐在凳上歇涼，看見麻袋，順手疊起）這幫人真沒辦法，東西知道使喚，不知道經管，用麻袋的時候：“老隊長！麻袋拿出來，要用。”到用完時候順手一扔，說不上扔到那去。趕到再用的時候：“老隊長！麻袋那去啦？”誰知道那去啦，我也

沒拿我也沒扔，問誰去？（環視一周）看！扔的赶上擺小攤的啦。（整理東西）一天到晚不知說多少回，就是沒人入耳。

（李玉香手拿一卷花樣紙上。）

香：（見狀一笑）老隊長！碎嘴子！又叨叨啥？

陳：你別管。（拿起窗台上的兩本書）這小書是你的不？趕快拿家去，別攔這湊熱鬧。

香：不是我的，是大西院江永剛的。

陳：那你給他捎去，再亂扔我可要卷煙抽啦。

香：人家有事，不管。

陳：不管就不管，我撕啦，瞅着！（李玉香急奪下）不是你的江永剛的，反正是你們幾個高小畢業生的，可別亂扔啦。

香：行，接受意見。（走到舞台右側）金蘭姐，金蘭姐！（沙金蘭內應：唉！）你快來，有好事。

陳：好事，什麼好事？一年三百六十天不知道你一天來回走多少趟。從去年你哥哥和沙金蘭搞上對象以後，那牆頭子都叫你給登平了。

香：你好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唧唧。

陳：勤唧唧點有好处。（整理完東西，很滿意，坐在長凳上）嗯，这回還像个樣，總這麼亂扔那行呢。這屯子要就咱一個社，丑了俊了倒好說，隔一道小牆就是前進社，又搞豐產競賽，要總這麼亂扔呵，模範還得像頭兩年一樣讓人得去。你別看我叨咕，我一边叨咕一边收拾，像你們呢，年青人眼里就是沒有活計。怎麼就不為你哥哥想想，為爭這個模範費了多大

的勁。就說這牆吧……

香：你呀，哼，你當誰都叨咕，就當一個人不敢，軟的欺硬的怕。

陳：我軟的欺硬的怕？呸！（吐口唾沫）我誰也不怕。

香：你敢說。你當我哥哥就不叨咕，他說啥你也不駁回兒。

陳：咱們主任那火性脾氣你還不知道，上來倔勁，你爹你媽都說不了他，別說我呀，他那脾氣就像一團火，不能給他澆油。

香：說了半天你還是不敢。（坐凳上）往那邊點。你瞅着，那天我一高興就把這小牆扒了。

陳：扒了？這道小牆別看矮，它可是咱兩個社的交界。國有國界，縣有縣界，社也有個社界，下棋不是“兩國交兵，黃河為界”麼，咱這是以牆為界。

香：牆那邊就是我金蘭姐家，現在她是前進社的人，可和我哥哥一結婚就成了咱社的人了，還要這道界干啥？

陳：沙金蘭這陣不還沒過門呢嗎，那就不許你扒。

香：現在沒結婚可也快了，我告訴你，人家兩人早核計好了，秋後結婚。看，這是花樣子，我打算給他倆扎對枕頭。

陳：好啊！前進社的婦女隊長、勞模兒，和光明社的主任搞對象，多般配。呵，兩個社稱“親家”啦。

香：你說啥稱“親家”？合作社根本就是一家人，秋後成立高級社，還不得往一塊并。

陳：行，一家人，一家人。香子！咱爺倆說正經的，你得和沙金蘭學着點，看人家那大姑娘，坐有坐樣，站有站樣，穩穩當當的，有用的就說，沒用的就不說，說出來一句頂一句，論干活

抵上个小伙子。你行嗎，也是妇女隊長，前兒个还叫隊員給气哭了呢。(笑起來。)

香：她是她，我是我，哼！你瞅着，明个我就改个样兒給你看。

(沙金蘭上。)

蘭：香子，你找我有什麼好事？(李玉香不語，沙金蘭用手把李玉香的臉抬起來)咦，怎麼啦？

陳：叫我气的。

香：我怎那麼愛生气。蘭姐坐下。(向陳祥)你再往那邊點。

陳：得，你是存心攆我，再往那邊點我就得坐地下了。(指凳)你看！行，我讓位，老爺子和你們小姑娘嘮不到一塊去，我進屋。(欲下，又回，把疊好的麻袋送進倉房，鎖上門。下。)

香：(展開手中的花樣)給你看這花樣子，這張好不？

蘭：好。

香：一个角上一朵花，紅花綠葉，中間八个字：“模範夫妻，努力生產。”你等着吧，保管比買的还好。

蘭：这十里八村誰不知道你是描龍綉鳳的好手。像我吶，我媽沒少嘀咕，說这几年我跑躑的脚大手拙。(笑)可我要是小脚还怎麼干工作呀。

香：(笑)淨逗人。我就沒一样比你强的。

蘭：你怎麼不比我强，六年文化，我呢？

香：你？上夜学当了學習模範，都初小畢業了，上个月發的畢業証書，当我不知道呢。

蘭：香子，你要給我扎枕头，这份人情我領了。可是这陣活計

忙，地里活要緊，這點私人事啥時候干都行，你……

香：不，我們社……

（李攏上。）

李：香子，我正找你。（見沙金蘭）唉！你這個大忙人，今兒個怎麼有空串門子？稀客呀。

香：找我干啥？

李：（笑）有點事，一会再說，秘密。

香：我和你沒秘密，你們倆才有秘密哪，多咱結婚也不說准，氣的媽直叨咕。

李：秋后，这回一准了，十拿九穩，跑不了。

香：誰跑不了，蘭姐？哈哈。

李：這說的是紅旗。金蘭！今天區委把我們表揚了。

蘭：我听張主任說了。这回高兴了吧？

香：哥哥！你說說，結婚和得紅旗有啥關係？

李：問你蘭姐，那關係可太大了。

蘭：我不知道。

李：嘴上這麼說吧，你是劳模，我呢？啥也不是，配得起你嗎？

（笑）我要是你們社主任張興國那樣的嘛，可就好了，榮軍模範、村支委。（掏出紙烟，下場我火。）

香：（吃吃地笑）說真的，我哥哥還不放心的呢，可小心眼啦。

蘭：他不放心我啥？

香：他說：“張興國剛從部隊回來就对金蘭挺好，虽然我和金蘭訂了婚，他也不一定死心，人家那樣不比我強。”頭兩天還纏

問我：“你蘭姐怎麼這些天不來了？”你看是不是不放心。

蘭：你別瞎說，你哥哥可不是小心眼的人。（自語）他呀……

香：真不是瞎說。真的，蘭姐！張主任的工作呀、文化呀、脾氣

（。呀，那樣都比我哥哥強，你怎麼偏和我哥哥好呢？張主任剛

回來那咱，不知道你和我哥哥的事，對你可好啦。

蘭：傻丫頭！他對我好，可不是我對他也好哇。我和你哥哥不

是一年半年的了，從小誰都知道誰，你不能拿他和張主任比，

有的地方他是不如人家，可是天下好人多了，能見一個好一

個麼？我對張主任就像對老大哥一樣，他行事叫人佩服，我

覺着自个差得遠，想向他學習，和你哥哥就是另一樣的好

了。這些事你還不明白吶。

香：明白明白，人家一點也不傻。蘭姐！這陣沒事，你上我們家

去一趟，我媽總念叨你，我還有點事和你核計。

（李強上。）

蘭：走吧。

（沙金蘭、李玉香下。）

李：香子！你回來。（扯李玉香到台前）告訴你件事，咱們鏟完大田

的事可別叫婦女們亂往外說，露出去一句也不行，也別跟你

蘭姐說。

香：為什麼？

李：咱們正競賽，不能讓前進社知道咱們的情況。

香：蘭姐就要到咱社來了，她知道行吧？

李：不行，她知道了啥事都壞了，她那心眼不向着咱們。